

十年以後當思我，
舉國若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
海天寥廓立多時。

（學術篇）

思潮巨子

梁啟超傳

孟祥才 著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風雲思潮④⑩

(學術篇)

梁啟超傳

孟祥才 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印行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出版說明

本社

學術爭鳴，是思想與思想的撞擊。建立一個多元化、開放式的民主社會，關鍵在於鼓勵各種新思想的產生，支持各種觀點的交鋒。「風雲思潮」願意爲此而提供園地。

任何思想的形成，總是從不成熟到成熟，由點點滴滴而匯成一個整體，所以我們不獨偏愛思想體系。只要言之成理、論之有據，只要對讀者有啓發，斷想、隨想及思想火花，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真理是開放的，在糾纏著正確與謬誤的意見爭論中，包含真理顆粒的新思想可能會失之偏頗，闡述老觀點也未必就是陳腐之見。學術上沒有審判官，真理自會在爭鳴中愈辯愈明。重要的是，作者要對自己的思想和文字負責，讀者有權進行批評與詰難。

願中國所有關心思想潮流、生命理念、民族前途及學術深度的朋友，都關心和支持我們匯集海峽兩岸人文智慧，所編成的這一套「風雲思潮叢書」。

目 錄

出版說明……………／本社

師徒分道揚鑣——張勳復辟和段、梁反復辟（一九一七）……………一

一、國會中的衝突——從進步黨到研究系……………三

二、復辟與反復辟……………八

三、短命的財長……………一五

逆革命之潮流而動（一九一八—一九二八）……………二三

一、歐洲遊歷……………二五

二、還是改良主義藥方……………三一

三、黨政迷……………三三

晚年的講學和著述

四、軍閥混戰中的「聯省自治」夢	四一
五、中國人民反帝怒濤中的改良經	四六
六、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	四九
七、「科學」與「玄學」論戰中的折衷主義	五四
八、提倡尊孔讀經	五九
九、逆流掙扎	六九
晚年的講學和著述	七五
一、一九二〇年前的學術研究	七七
二、《清代學術概論》	九二
三、佛學的研究	九八
四、墨子學說的研究	一〇四
五、一次巡迴講學	一〇八
六、先秦社會史的研究	一一七
七、先秦思想史的研究	一二三
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一三二
九、《中國文化史》	一四〇
十、《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四三

• 研究歷史的目的在「資鑑」	一四五
• 對封建史學的批判	一四八
• 歷史因果律的探索	一五一
• 歷史與英雄關係的研討	一五六
• 歷史方法論種種	一六四
十一、梁啟超與近代改良主義文學	一七五
十二、梁啟超的哲學思想	一八七
• 「境由心造」的自然哲學觀	一八八
• 「慧觀」的唯心主義認識論	一九二
• 多元的唯心史觀	一九五
十三、梁啟超的階級觀和國家觀	二〇五
逝世	二二一
後記	二三九

師徒分道揚鑣

張勳復辟和段、梁反復辟（一九一七）

《梁啟超傳》（學術篇）

一、國會中的衝突——從進步黨到研究系

袁世凱死後，南北和談幾經折衝，段祺瑞在內外壓力下，終於同意了南方提出的恢復民元約法的條件。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南方軍務院解散。八月一日，國會在南京開會。南北又算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在黎元洪任命的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的新內閣中，既有段祺瑞的私黨，也有進步黨的成員，又有國民黨溫和派的代表，它是一個調和各方面關係的混合內閣，在表面上給人以國內協和的印象。八月十日，梁啟超在發表與報館記者談話時，很為這個內閣捧場：

現閣員中新進有為之人物什居七、八，與老成持重之段總理相提挈，實國家前途之慶事。深望其早經同意為完全合法之內閣，庶一切政務之進行益有力也。^①

但是，國會中的矛盾並不會因梁啟超的捧場而消失。恢復後的國會議員，依然主要由進步黨和國民黨混合組成。此時，國民黨已轉化成憲政商榷會，其中包括四個小黨：政學會、益友社、

政餘俱樂部、民友社。進步黨轉化為憲法研究會，又稱研究系。國會開會時，梁啟超雖遠在上海，但他仍然是研究系的首領，研究系活動的理論指導者。在國會中，研究系和商榷會右翼的議員，都擁護段祺瑞，實際上成為段的御用黨。商榷會左翼則反段而擁護黎元洪。在國會外，一九一六年六月，張勳在徐州召開了督軍團會議，成立了以他為盟主的「省區聯合組織」，即督軍團。它是段祺瑞在政治上打擊反對派的主要工具。這樣，在國會內外，在國會與督軍團之間，商榷會和研究系之間，總統和總理的府院之間，都交織著異常複雜而尖銳的矛盾。由此演化出許多光怪陸離的鬥爭，使政潮此起彼伏，北洋政府一直處於動盪之中。

國會的鬥爭，特別突出的表現在兩個問題上。

一是修改憲法問題。梁啟超在八月十六日與報館記的談話中，提出了研究系對憲法的意見。要點是：改兩院制為一院制，憲法不規定省憲，省長不民選，國會和省議會對省長有彈劾之權。其要害是維護段祺瑞為首的北洋系的獨裁專制。與之相反，商榷會左翼堅決主張國會實行兩院制，憲法規定省制大綱，省長民選。其要害在於維護國民黨人在西南地區的半獨立地位，防止北洋系的過份集權。從九月至十二月，雙方在制憲問題上各持己見，爭論不休。最後發生了傳笑一時的國會鬥毆案。事後，研究系通電各省督軍，攻擊敵黨議員，從而啓督軍團干憲之端。商榷會不甘示弱，立即通電全國，回擊研究系。與此相聯繫，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之間的權力之爭

地愈演愈烈，勢成水火。十二月，段祺瑞唆使督軍團通電威嚇國會和黎元洪，要國會和總統乖乖地聽從他的擺佈。然而，在憲法問題的鬥爭中，段祺瑞和研究系遭到了失敗。一九一七年一月憲法二讀會中，研究系的大部分主張都沒有寫進去。

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梁啟超由上海抵北京。中途在徐州，他與張勳密謀。在此之前，他已與張勳接上關係，函電使節，來往頻繁，千方百計取得張勳的支持。抵京後，梁啟超還派張君勱到徐州見張勳，策劃與國會中的研究系內外配合。在致張勳的信上，他說：「惟鞭策救濟之功，終須隨時仰諸疆吏。」^②雖然梁啟超在不久前已第二次宣言不再從政，專門搞教育和學術研究工作。但實際上，他野心甚大。他不以研究系的首領為滿足，還想充當段祺瑞的「幕後軍師」。此時，他與台上的段祺瑞一唱一和，此呼彼應，進一步加劇了國會內部和黎、段之間的矛盾。

再有對德參戰案問題。一九一六年，段祺瑞爲了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就主張對德絕交。但當時的國內輿論，主張居中立者多。黎元洪、馮國璋和國會中的商榷會左翼，都持此態度。二年以前預言德國必勝的梁啟超，這時一變而積極的對德參戰派，促其轉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爲到一九一七年初，德國失敗的跡象逐步顯露出來。梁啟超很想藉此機會在外交上搞一次政治投機，使自己成爲意大利加富爾式的英雄。更重要的是，此時他已投入段祺瑞的懷抱，也就必須以段的馬首是瞻。以致他不久前寫的一本偏袒德國的書也就無法問世了。爲此，康有爲曾寫信嚴加責備。

另外，協約國各國也都竭力拉攏梁啟超。日本政府派來非正式代表向梁啟超遊說。英、俄、法各國公使也紛紛訪問梁啟超。這使梁啟超感到是藉外交達到國內政治目的、壓倒反對派的一個好時機。因而成爲一個異常激烈的反德派。他在給段祺瑞的信中說：「要之，絕交既爲終不能免之事，早絕一日，則德人及國內搗亂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動餘地，此不可不當機立斷也。」^③段祺瑞因梁在德參戰問題上奔走有功，曾想讓他做外交總長，因黎元洪不放伍廷芳作罷。

由於段、梁的操縱和挾制，國會終於在三月十日通過了對德絕交案。此事傳出，全國輿論立刻大嘩，孫中山通電主張中立主義。國會內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強大的反對對德參戰的輿論。三月二十七日，伍廷芳就對德宣戰問題致書梁啟超，說是「國中人心洶洶，皆反對此事，而集矢於兄一人之身」，「內亂之生，即在目前。豈能戰德，直自戰而已矣。」^④黎元洪認爲對德問題只做到絕交爲止，反對宣戰。段祺瑞便邀同梁啟超、徐世昌、王士珍等圍攻黎元洪。當黎拿輿論不贊成參戰對付他們時，梁啟超聲色俱厲地說：「輿論？什麼輿論！我就是輿論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堅決主張宣戰的。」^⑤黎元洪不爲所動，堅持不對德宣戰。研究系在憲法問題上的失敗和參戰問題上受到輿論界的抨擊之後，他們便想藉督軍團的力量，打擊國會中的反對派和壓服反對參戰的輿論。此點與段祺瑞一拍即合。於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在段召開的北京督軍團會議上，就發出了一片對德宣戰的叫囂。五月，督軍們組織的「公民團」，包圍國會，強迫議員通過對德參

戰案。議員們堅決不買賬，參戰案被否決。段、梁氣急敗壞，進而壓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以約法無總統解散國會之權，嚴加拒絕。此時，對段的專橫跋扈不滿的商權會閥員相繼辭職，國務院只剩下一個段祺瑞在那裡唱獨腳戲。國會也就按照約法規定，投了對段的不信任案。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在國會的支持下乾脆免去段的國務總理。段自然不甘示弱，立即通電煽動督軍團反對黎元洪。

五月二十九日，由安徽督軍倪嗣沖帶頭，八個省區接連宣佈了對北京政府的「獨立」。緊接著，「十三省區聯合會」又致電黎元洪，要他自動退位。在梁啟超的指使下，大部分研究系議員辭職離京。湯化龍也辭去議長，以拆國會的台，向黎施加壓力。其時的黎元洪守著北京一座孤城，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蟥團團轉。他首先請北洋派元老徐世昌調停，徐提出的調停條件是解散國會。他電蟄居天津的梁啟超調停，梁以「退處海濱，與世暫絕」作答。他最後只得請張勳入京調停。張勳領兵到天津後，同樣提出了以解散國會作為調停條件。在張勳等的脅迫下，黎完全屈服，於六月三日發佈了解散國會的命令。六月十四日，張勳帶者五千兵馬殺氣騰騰地進入北京。六月二十八日，剃去鬚鬚的康有為也幽靈似地秘密潛至他闊別二十年的首都。黎元洪怎麼也不會想到，他鵠立恭候的張大帥並不是為了確保他的總統位子而進京，而是為了徹底鏟除共和制度而復辟。在「文武二聖」的導演下，民國史上最醜惡的復辟一幕就要開場了。

二、復辟與反復辟

張勳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其反動、頑固而又愚蠢的復辟狂。他出身盜匪，粗野凶橫。中法戰爭時投到潘鼎新名下當兵。以後又在蘇元春、宋慶手下任職。中日甲午之役，他因在遼東連吃敗仗而被革職。後來，他投到袁世凱名下，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一名爪牙。一八九九年，他曾作為袁世凱的急先鋒，到山東瘋狂鎮壓義和團運動。

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從西安回鑾時，他奉命去磁州護駕，因賄賂得奕劻賞識，幾年之內，連升總兵、提督。一九一〇年辛亥革命前夕，他被任命為江南提督。辛亥革命時，他率軍固守南京，幾乎成為革命軍的俘虜；後因美國領事的干涉，得以保全性命，狼狽逃至徐州。之後，他招兵買馬，盤踞蘇魯皖交界地區。民國成立以後，他為了表示不忘前清，命令全軍保留辮子。由此他的軍隊被稱為辮子軍，他也被稱為「辮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時，他的軍隊奉袁世凱之命攻下南京後，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他在南京，不掛民國的五色旗，而掛清朝的龍旗。他住兩江總督衙門，一天三時放炮，行跪拜大禮，出門乘坐八人抬的綠呢大轎，一切都是

清朝兩江總督的排場。以致當時一些外國報紙都對此作奇聞報導。不久，他勾搭上康有爲，以文武「二聖」互相標榜，終日在陰暗的角落裡策劃復辟前清的陰謀。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因搞帝制垮台。張勳爲首的一小撮復辟派非但不接受教訓，而且更加緊了復辟的策劃。他們荒謬地認爲袁的失敗是因爲他背叛了前清。進而更異想天開地認爲，只要他們抬出清廢帝，振臂一呼，立即就會應者雲集，不幾天全國就會龍旗招展，傳檄而定。一九一六年六月，張勳在徐州召開督軍團會議時，就公開鼓吹復辟，並脅迫與會的督軍省長認可。之後，張勳更想儘快把復辟的希望變成復辟的行動。恰在此時，黎元洪電召他入京調停政潮。張勳將此看做復辟的天賜良機。因而慨然允諾，帶兵北上。在天津，張勳會見段祺瑞，段對他說：只要能解散國會，驅走黎元洪，他做什麼都可以。張勳暗自竊喜，決心從速發動復辟。

張勳滿以爲，他既有十三省聯區會議的贊同，又有段祺瑞的默許，在不損害各地方軍閥實際利益的前提下，扶清廢帝上台，搞搞君主立憲的老花樣，又有什麼人會來梗阻呢？然而，張勳的如意算盤是完全打錯了。在他得意欺騙黎元洪成功的時候，卻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完全墜入段祺瑞的欺騙網中。段祺瑞和梁啟超此時正愁無法解散國會和驅走黎元洪，恰巧張勳自願要扮演這個角色。他們就樂得利用張勳作爲自己重返北京政壇的工具。而此目的一達，也就毫不猶豫地烹吃他。

張勳進京後，經過半個月的準備、部署，六月三十日夜就把溥儀請出養心殿，叩頭稱臣，三呼萬歲。第二天就發佈了一系列復辟的偽令，揭開了復辟的一幕。段祺瑞、梁啟超見張勳已入吾彀中，立即在七月三日發出了由梁起草的討伐復辟的通電。七月五日，段攜梁啟超至馬廠李長泰第八師司令部「誓師」，就任了自封的討逆軍總司令，並調動軍隊，向張勳大張撻伐了。請看梁啟超為段祺瑞擬就的這份反復辟通電吧：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為名，阻兵京國。至昨夜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雖無極端之美惡，然既定後，而屢圖變置，其害之中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況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氣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為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勒為成憲。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歷觀有史以來，二十餘姓帝王之結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張勳等以個人權位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若曰為國家耶？夫安有君主專制之政，而尚能生存於今日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為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為清室耶？清帝沖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傳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為大戒。今茲之舉，出於逼脅，天下共聞。歷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終古，既為曠古所無，豈可更

置諸岩牆，使其爲再度之傾覆，以至於盡。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復與聞國事。惟既已久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於前朝，更不忍聽前朝爲匪人所利用，以陷於自滅。情義所在，守死不渝。諸公皆國之干城。各膺重寄。際茲奇變，義憤當同。爲國家計，自必矢有死無貳之誠。爲清室計，當久明愛人以德之義。伏望戮力同心，戡茲大難。⑥

同一天，梁啓超也發表了他自己的《反對復辟電》。這是因爲，他自己曾是著名的保皇黨首領，而他的老師康有爲又是張勳的重要謀主，且已就了偽弼德院副院長之職。他發一個反復辟的通電，不僅爲了打消一般人士對他的懷疑，而且還可以藉此機會把釀成復辟的原因推給反對派，推給國會中的所謂黨爭，以便爲以後他們徹底改造國會埋下伏線。梁啓超在電文中，力言復辟不可，復辟必敗，充滿憂國憂民的調子。而後筆頭一轉，點出此次謀逆的責任。他說：「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這就把復辟責任一括踢子推給了張勳和康有爲，而把清室洗刷得乾乾淨淨。且張、康造此謀逆，也完全是導源於不明時事的糊塗觀念。接著，筆頭再一轉，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商榷會的議員：「一年以來，黨派主奴之見，其詭譎變幻，出人意表。啓超深痛極慟，向兩方要人苦口忠告，勸其各自覺悟，勿馳極端，以生反動。在吾則既竭吾才聲嘶力盡，曾不蒙省察。而急進派之策士，惟日從事於挑撥